

試談「般若與繪畫之關聯」

張明

什麼是般若？古德所謂：「悟出一個真空的本體」「掌握那個永不變的本體」「用一個毫無塵埃遮障的心靈，去接觸每一樣東西，看出這東西的現象的左右前後，而能省悟整個全體性空。」這是般若的智照。所以古德說，般若就是禪。

那麼，般若與繪畫（或者說般若與藝術）又有什麼關聯呢？根據禪家的看法，吾心與宇宙合一，兩者之間的和諧產生非常的象徵，心境透過此一象徵，表現於山水之中，於是山水成爲某種心境的表現，繼而以心畫形於紙筆之間，自然而然地產生充滿「般若味」的禪畫，也可說是藝術精華所在。

將坐禪訓練，當作人生體驗中重要的一部份，這對中國藝術家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這種訓練帶來了靈悟，帶來了般若智照的心境和活力。透過般若妙慧的觀照，悟到吾人生命乃至整個宇宙，雖然種種外在現象會變化，其本體却是不生不滅。種種現象不斷在變，本體則始終如如不動，惟其本體如如不動，才可以假一切的因緣而成就宇宙種種不斷變動不斷生滅的現象。悟到吾人生命和整個宇宙是同一本體，本體無相，然而唯其本體無相，才可以假一切的因緣而成就種種差別相，而就就宇宙一切生命和萬事萬物。因此常常激起了一種吾心與宇宙合一、與一切生命合一的感覺。

中國藝術家受禪家思想影響，認識了個人生命與萬物生命之間的密切關係，感覺到自心與宇宙合一、與一切生命合一，因此，他可以在大自然中發現那了解和認識自己的綫索——山風是他孤寂的呼吸，而湍流則是他發出的活力。開向着陽光而迎風招展的花朵，似乎打開了他內心的奧秘，打開了那些太過羞怯而無法

表露的直覺和心靈的奧秘。它不是自然這一面或那一面，它不是這種或那種特殊的美；宜人的草地和滿是落葉的林中小空地，不是經過選擇的。激起藝術家靈感的，不是人類印早期環境，而是宇宙的整體及其自由自在之人的精神歸宿。曉雲法師說過：「禪心禪畫，乃爲大自然之純化純樸所津渡，是以禪畫多以山水爲題材。」

禪畫家與自然的深切結合，鼓勵我們自己「也變成竹子……變成白鶴。」不過，這些提示中的含意不只要我們觀察的精確性而已。寒枝上的烏鴉，迎風的葡萄樹上的啼鳥，被積雪壓彎的松枝，永遠在變而又永遠一樣的瀑布和河流，不斷衝擊岸邊的波浪——所有這些都是生命詩篇中的一部份，都是那永恒的「真如」，如果一個人最後希望能有所正「知見」的話，就要真正注視這永恒的「真如」。如此，則繪畫就是一種生命之道。

禪畫家從修習和訓練中獲得一種精確的技巧，一種可以與太極拳所需的身心技巧相比的精確筆觸。一旦拿起筆來，那運用水墨在絹絲或白紙上作畫的藝術家，就不能隨便把筆放下來，直到完成爲止，而且一氣呵成，也不需加以修飾。那所使用的材料頗具吸收性，因此墨水一定要準備充分，還要繼續不斷。於是，畫家的動作好比舞蹈家的動作，是一種受控制的自發活動（並非反覆無常的自發活動）。這種自發活動的表現一直是禪家所持態度中最重大及內在的一部份。這裡，藝術家也許容易抓住水墨畫和生命之間的某種相似性：筆劃一旦形成了，便無法改變，這似乎暗示著佛家所謂那種決定性他因果法則——也可說是慧業——支配了人類的一切活動。

對禪畫家而言，空間跟固體物質一樣地實在，這是使人感覺驚奇的現代觀點。空間雖然是空的，但絕非一無所有，因為一切生命都是從「空」而來的，便須有空間的生活環境始能生活得愉悅，此因一切生命以及宇宙萬事萬物都是無自性故可說空，正因為無自性方可權巧成就種種差別萬法。也因為一切生命及宇宙萬事萬物的本體是無相、性空，故可隨順一切差別的因緣而成就一切的差別相，成就宇宙萬事萬物及一切生命。

藝術家知道如何在未充塞的表面暗示生動性，並且在結構上以種種方式運用空虛的空間；從西方傳統的美學觀點來看，這些運用空間的方式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在一幅畫中，統一與調和所有各要素的最重要因素也許是空間。以中國古典的語言模式來講：就作為包含自然界萬事萬物者而言，所強調的是道的陰的一面；由於空間充塞着氣、精神或生命力，所以道也有陽的一面。在中國畫中，使空間的運用成爲畫中最具原創性貢獻及作品本身最令人欣賞一面的，就是這個概念。雖然早期中國經籍，尤其是道家經籍中，可以引證許多話來表示如何將空間視爲「道」的相等物，然而，主要是受了禪家的影響，才使得南宋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最高的道，尤其在山水畫家的作品中，更是如此。在他們的水墨畫中，最能運用虛空來表現人類精神。北宋畫家擅畫山峯，善於表達大自然的雄偉及包羅萬象，而南宋畫家則在畫面蒙上一層霧，（如米芾的雲烟山水）使畫中景物埋沒於空間，利用距離的深度表達自然靜穆的莊嚴及法這的神秘。兩種畫風都將觀賞者從地上提升到天空。兩者都是大宇宙的縮圖，因爲根本的東方哲理的觀念和禪境導發了這種有關自然的高尚莊嚴的觀點，有無交替的一個明顯例子是空間永恒性與被畫者短暫性之間的對比：空間的永恒與萬物的無常。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式解釋有無，那麼，像最好的中國畫所解釋的那樣，可以把空間視爲一種精神體。

與虛空及無相聯的那種虛其心的境界是寂靜的，這種寂靜境界可以加強畫家虛而待發，並能表達道所必需的冥思習慣。從表面的層次來說，寂與空虛具有廣大的暗示力，可以激發畫家的想像力，也可以使畫家的感覺力更爲銳敏。唯有運用這種最高的智

能，才可以體悟和表達畫藝之道。禪家有一個描述動而虛空的名詞，來表達這種虛而待發的情形，那便是廣義的「開悟」兩字。曾經有一位禪師請來訪的論道者共茶，禪師把茶倒入客人的茶杯裏，並且不斷地倒，直到杯子溢滿。可是，這時候，他還是繼續地倒，最後，這位不安的客人無法再保持沉默了，他大聲地說：「先生，我的杯子早已滿了，再不能多倒一點了。」這位禪師立刻放下茶壺說：「就像這杯子一樣，您內心裏裝滿了自己的意見和思想，除非先把自己的杯子倒空，否則，我怎能使你了解禪道呢？」

如果一個人「虛其心」，掃清日常中一切思想感情，便可以像禪家所說的那樣，心如止水或鏡面一樣地反射宇宙生命的本體，便可以與自然界萬物合爲一體，宇宙一切生命事物都是那永恒的「眞如」，想要達到吾心眞正與「眞如」契合則可經由般若的修習，由文字般若而觀照般若，觀照宇宙萬法本體無相具一切相，觀照宇宙萬法無自性，且不執取於性無，不執取於緣有。再更進一步，能觀所觀兩俱亡，契入「實相般若」，就是眞正契入眞如了，也就是眞正與宇宙合爲一體。此種合爲一體的情形，乃整體的眞正悟道。在繪畫之中，這個目標轉而爲畫家的目的，即畫家把自己與所畫對象融爲一體。

佛法所以會別於一般哲學及其他教派，正是因爲佛法具有般若正智的緣故。祇要我們能透過般若正智的觀照，那裏宇宙即使是紛然雜陳的，萬事萬物皆可清清楚楚、昭昭朗朗，如此說來便能不被萬事萬物所迷惑，相反的，更可以優遊於萬事萬物中，逍遙安樂，解脫自在。也因此亦可說，般若慧心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最終的在佛法般若一系中；而藝術是闡揚般若妙智慧的另關最佳途徑之一。要知道，般若妙慧觀照萬法無自性，並不是一切法都沒有，既然說無自性，當然無自性的法也不可立、不可取；所以說一切法無自性，正足以繁興萬法。般若「以無所得爲正觀」，並不是說要斷絕或摒棄一切法；最主要的應知對於不可得之事也是不可得，如此便不碍繁興一切利他事業。最後，我仍引用上曉下雲法師的一句話作爲結語：「藝通於道，道與藝合」而開放生命中之般若花。

（原載「原泉」五月號）